



中国艳史

唐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许啸天摇著



第二十八回摇王将军巧计杀主 魏丞相私访遗孤

摇摇元亨、元方兄弟二人，自幼和太宗十分亲近，天真烂漫，太宗看幼年弱弟，也很是顾怜他。但自从世民即了皇帝位以后，张、尹二妃，退处别宫，母亲爱子心切，只怕受太宗的欺凌，便和郭婕妤商议。郭婕妤自承高祖临幸以后，早年得子，便是徐康王元礼。这元礼年纪已有四十八岁，在弟兄辈居长，生性持重，太宗很是看重他。张、尹二妃，便托郭婕妤把元亨、元方兄弟二人，寄在徐康王府中，请元礼保护管教着！

谁知元礼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名茂的，受封为淮南王，他是元礼的长子，便另立府第。这淮南王却常来徐康王府中，和元亨、元方二人盘桓着；有时骑马射箭，有时鞠球掷泉，凡是奸暴邪僻的事体，都是淮南王引导他们的。这元亨、元方二人，也渐渐跟着学坏了。他兄弟三人在府中，常常瞒着徐康王，和那班年轻的姬妾们通奸。那姬妾们只贪他们年轻貌美，便也把伦常大礼丢在脑后。日子久了，这淮南王渐渐地和府中的赵姬勾搭上了。这赵姬原也生有倾国倾城的姿色，是徐康王新纳进府来的。和淮南王两人，一见倾心，背着人偷偷摸摸地弄上了手，只瞒了徐康王一个人的耳目。那元亨、元方弟兄们见了，并不避忌，常在一处调笑取乐。这风声传播出去，那建成的几个儿子，安陆王承道，河东王承德，武安王承训，汝南王承明，钜鹿王承义，也常常到徐康王的府中来鬼混。徐康王看他们都是无父之儿，便也格外看顾他些。



有一天正是盛夏的时候，徐康王午睡醒来，也不唤从人，独自一人步到花园中去纳凉，瞥眼见那大花厅上，这班王爷，每人拥着一个府中的姬妾，在那里调笑戏弄；最惹眼的，见他儿子淮南王怀中却拥抱了一个他最宠爱的赵姬。徐康王大喝一声，这一班男女，各各抱头窜去，独有那淮南王站着不动。徐康王掬袖揎拳，要上去揪淮南王打时，那淮南王力气极大，顺手向他父亲胸着推去，徐康王一个站脚不住，倒下地去，被椅子绊住了脚，那额角碰在柱子上。徐康王心中又气又痛，胸中一阵痰涌，便昏迷过去。

待清醒过来，自己身体睡在床席上，睁眼看时，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。徐康王觉得口干舌燥，意欲喝一杯水润润喉，直着声嘶唤着，却不见有人走进屋来。自己挣扎着起来，一个眼昏，又倒下身晕过去了。停了许多时候，悠悠醒来，已是夜半，满院子静悄悄的，屋子里也不点灯火。原正万籁无声的时候，忽听得隔房传来一阵男女欢笑的声音，徐康王留神听时，分明是淮南王和赵姬在那里做无耻的勾当。徐康王一股气涌上喉咙口来，便也昏昏沉沉地睡去。好不容易，挨到天明，只见一个小奴婢，趑进屋子来。徐康王唤住她，倒一杯水喝下，又命她去把淮南王唤来。眼巴巴地望了半天，才见淮南王走进屋子来，远远地站着。徐康王颤着声说道：“你看俺父子一场份上，如今我病到这步田地，也该替我唤一个医官来医治医治。”那淮南王听了，却冷冷地说道：“为王五十年，也心满意足了，何必医治，老而不死，反叫俺看了讨厌！”一句话气得徐康王哇地吐出一口血来，又晕厥过去了。从此徐康王睡在床上，奄奄一息，饥寒痛苦，也没有人去照料他。这淮南王依旧和元亨、元方、承



德、承道一班荒淫的弟兄，在府中和一群姬妾，寻欢作乐。那徐康王挨到第八日上，竟活活地饿死。

这消息传到太宗皇帝耳中，十分震怒！当即派司徒校尉，带领御林军，直入徐康王府，把一群王爷捆绑着，捉进宫去。太宗皇帝亲自审问。淮南王无可抵赖，便一一招认。太宗吩咐打入西牢，第二天圣旨下来，把淮南王充军到振州地方去。元亨、元方，恕他年幼无知，便永远监禁在西牢中。独有安陆王承道，河东王承德，武安王承训，汝南王承明，钜鹿王承义五人，因他是叛逆之子，如今又做出这荒淫乱伦的事体来，二罪俱发，着司徒校尉，押赴南郊去斩首。宇文士及进宫去奏说：“陛下如今杀建成之子，那元吉之子心中不安，怕旦夕要做出叛逆的事体来，不如斩草除根，趁此把元吉的儿子一并捉来斩首，免却后患。”太宗依奏，接着便去把梁郡王承业，渔阳王承鸾，普安王承奖，江夏王承裕，义阳王承度，一齐绑赴校场行刑。那侯君集又开了一张东宫余党的名单一百多人，请太宗按名捕捉。还是尉迟敬德当殿竭力劝阻，说罪魁只有二人，今已连后嗣一齐诛灭，不宜再事株连；倘追求不休，恐反激成祸乱。太宗皇帝便依奏下诏大赦，反把那东宫余党，拣几个有才学的，加他的官，进他的爵。独有那旧太子洗马官名魏徵的，不肯受官。

这魏徵是唐朝有名的忠义之臣，他平日见高祖或太子有过失时，便尽言极谏。高祖和太子被他说得老羞成怒，要下诏杀他。他却毫不畏缩，依旧劝谏不休；因此高祖在日，见了魏徵，也有几分害怕！后来做了建成太子的洗马官，他见世民功高势盛，便有压倒东宫之势，却暗暗地劝建成须早早下手，除去世民，免却日后之患。如今建成果然死在太宗手



里，他便逃回家乡，隐居不仕。太宗皇帝却派人四处寻访，把这个魏徵寻来。

那魏徵入朝，见了太宗，长揖不拜。太宗喝问：“何得在先太子跟前，斥寡人为奸险之徒，离间我兄弟？”魏徵听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先太子若肯听臣言，何至有今日之祸。先太子秉性拙直，不如陛下之善于逢迎取巧，能得人心。然直者为君子，巧者为小人，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太宗见魏徵直斥他是小人，不觉勃然大怒！说道：“汝说寡人逢迎取巧，有何凭证，快快说来？若有半点差池，休怨寡人辣手。”那魏徵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陛下杀死先太子以后，深恐太上皇加罪于陛下，陛下在延德宫见太上皇之时，正当盛暑，太上皇坐在东轩，开胸纳凉。陛下跪在太上皇膝前，太上皇只说得一句：‘骨肉相残，可恨可悲！’陛下无言可对，只以口吮着太上皇乳头，假作悲泣，这便是逢迎取巧之道，这情形陛下犹记得否？”魏徵话才说完，宇文士及接着说道：“先太子今已无道伏诛，万岁神圣聪明，谁不敬服，汝何得当殿无礼？”魏徵大声说道：“昔管仲为子纠臣，曾射桓公中钩，今臣仅为先太子分辩了几句，何得谓臣无礼？”太宗见魏徵如此刚直，即转怒为喜，忙以好言抚慰。即下旨与王珪同领谏议大夫之职，以后如遇有朕不德之事，许汝尽言极谏，当即退朝回宫。

接着便有侯君集进宫来请见，太宗在书房召见，问有何要事？侯君集当即从衣袖中献上一封密书来，太宗接在手中看时，原来是庐江王瑗，寄与先太子建成的密书；信上面的话，是唆使建成、元吉二人，速速谋害太宗的话。太宗看了大怒说道：“此人不可不除。”侯君集奏说：“陛下不如着人



去悄悄地把庐江王唤进京来，再明正其罪。”太宗便打发通事舍人崔敦礼，捧着诏书，驰赴幽州，见了庐江王，只说太宗有要事相商，速即入朝。

那庐江王自己做下亏心事，终觉心中不安。他一面安置崔敦礼，一面退入府中，忙去召王将军进府来商议。这庐江王瑗，原是太祖的孙子，高祖的从弟，太宗的从叔，依例得封王爵。从前曾奉高祖之命，与赵郡王孝恭，合力征讨萧铣，又调洺州总管。因刘黑闥势大，不能安守，便弃城西走。高祖改任瑗为幽州都督，又虑瑗才不能胜任，特令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帮助他看守城池。这王君廓原是一名大盗，勇猛绝伦，投降唐朝以后，颇有战功。庐江王依他为心腹，把妹子嫁与王将军，原是联络交情的意思。从此庐江王遇有机密事体，便与王将军商议。如今见太宗召他入朝，便也去把王将军唤进府来商量着。在庐江王的意思，从前自己是反对太宗的，曾有信札和先太子来往着，说着谋害太宗的事体。如今太宗忽然来召唤，怕是旧案重翻，当下便把这个意思，和王将军说了。谁知王将军听了庐江王的话，心中忽然变了主意，当下便说道：“当今皇上，居心叵测，事变之来，原不可料；但大王为国家宗亲，受命守边，拥兵十万，万不能轻易入朝。大王如决欲入朝，恐不能免祸。”庐江王原存着满肚子疑心，如今听了王将军的话，便愤然作色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计已决矣。”当即传下命去，把崔敦礼拘禁起来，起兵为先太子报仇。一面召北燕州刺史王洗，合兵一处，共主军事。当有兵曹参军王利涉在一旁劝谏着说道：“王今未奉诏敕，擅发大兵，明明是造反。诸刺史若不遵王令，王便立蒙其害。臣今有一计，山东豪杰，尝为



窦建德所用，今皆失职为民，不无怨望。大王若传檄山东，许他悉复旧职，他们必愿效驰驱。一面再令王诜，外连突厥，从太原南蒲趋绛，大王自率大兵，直驱关内，两下合势，不出旬月，中原可定矣。”庐江王听了甚喜！当即与王君廓商议。王将军道：“利涉之言，未免迂远。试思大王已拘禁朝使，朝廷旦夕必发兵东来，如今大王尚欲传檄山东，北连突厥，只恐急迫不及待矣。臣意乘朝廷大兵未至之时，即出兵西攻，乘其不备，或可成功。末将愿率一旅之师，为大王前驱。”庐江王听了王将军的话，信以为真，便道：“我今以性命托公，内外各兵，都付公调度便了。”当即将兵符印信，一齐交与王将军。王将军接了印信，匆匆出府。

王利涉得知了这个消息，急急赶进府去，对庐江王说道：“王将军性情反复，万不可靠，大王宜将兵权交与王诜，不可委托王将军。”庐江王听了这一番话，心中正疑惑不决的时候，忽有人报进府来。说王将军用兵符调动大军，诱去王诜，已将王诜杀死。”庐江王顿足叹息，连说我中了奸计也。正慌张的时候，又连连报进府来，说朝使崔敦礼，已由君廓从狱中放出，满城贴着告示，说庐江王谋反，欲进府来擒捉大王呢。庐江王听了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回头看王利涉时，已不在左右了。庐江王转心想，自己与王将军是郎舅至亲，决不忍心至此，待我亲自责问他去。便唤备马，庐江王披甲上马，带领亲兵数百人，疾驰出府，在府门口恰巧遇到王将军。房江王正要开口，忽见王将军大声向众兵士说道：“李瑗与王诜谋反，拘禁使臣，擅发兵马。如今王诜已伏诛，尔等何不一并擒了李瑗，立此大功。”说话未了，那数百亲兵一齐散去，只留下庐江王一人一骑，正要转身逃进



府去，王将军大喝快把这反贼拉下马来，当有众兵士上前去，把庐江王团团围住，有十多个人上去，把庐江王横拖竖拽地从马上拉下地来，反绑着拥进王君廓营中去。王君廓高坐在帐上，把庐江王拖至面前，庐江王骂不绝口。王将军一言不发，吩咐把庐江王在帐前活活地绞死，当即割下首级，交与崔敦礼带回京师去。

太宗下旨，把庐江王废为庶人，升君廓为幽州都督。这事传在谏议大夫魏徵耳中，心中十分不安，便去朝见太宗，说先太子初死，人心未靖，朝廷宜坦示大公，不再株求，方可免却大祸。太宗依奏，便着魏徵去宣慰山东一带，许他便宜行事。

魏徵奉了圣旨，向山东进发，在半路上遇到先太子千牛官李志安，先齐王护军官李思行二人，被地方捉住，打入囚笼，押送京师。恰巧与魏徵遇见。那李志安和李思行二人，是认识魏徵的，当即在囚笼中大声呼救。魏徵忙吩咐留下二人，对押解官说道：“皇上已有诏书在此，所有前东宫齐府的余党，概不按问，如今若再将二李囚解入京，是赦书反成虚文了。”当即把二李解放，自己修了一道奏本，交押解官送进京师去。太宗说他有识，传旨奖许！一面再降谕旨，自后凡事连东宫、齐府及庐江王瑗的，概不准告讦，违令者反坐。

谁知这魏徵巡查到山东地界，又查出一桩秘密案件来了：这时魏徵行辕，驻扎在草桥驿地方。这草桥驿，原是荒凉的所在，地面上只住着二、三十家村人农户。魏徵原要访问民间疾苦，来到这冷僻的地方，忽见一清早差官从门外揪进一个乡妇来。那乡妇手中抱着一个才吃乳的孩儿，差官手



中捧着一袭袞衣，到魏徵前跪倒。差官呈上那袞衣来，魏徵细细翻看，见衣领后面，有“齐王府督造”几个字样。魏徵便问差官，这袞衣从何处得来的？那差官指着那乡妇说道：“小人清早从这乡妇家门口走过，见她家屋檐头，晒着这件袞衣，小人疑心这袞衣，只京师地面王府中有，如何乡间也有此衣；当即进门去查问，果然衣领上有‘齐王府督造’字样，小人便追问这乡妇是何等人家，丈夫作何生理，这袞衣是何处得来的？这乡妇见小人查问，便露出慌张的样子来。小人再三追问，她总是不肯回答，正在这时候，忽听得隔房有小儿啼哭的声音；这妇人听得小儿啼哭，愈加显露出惊惶样子来，当即三步两步，抢进隔房去。小人便在外房候着她。半晌不见妇人出来，那小儿的哭声愈厉害了，小人便隔着门缝望去，见这妇人手中抱着小儿，手忙脚乱的，正在屋子里四下里找地方藏起来。是小人心中疑惑，便抢进房去，把她小儿夺住；又查问她这孩儿是否亲生儿子，你丈夫现在何处？谁知这妇人被小人追问得厉害，便说这孩儿不是她亲生的，她是没有丈夫的，她是一个未出阁的闺女呢。小人见案情离奇，便带她进府来，求大人亲自审问。”那差官说完了话，便后退几步站着。

魏徵唤这乡妇上前来看时，虽说乱头粗服，但看她皮肤白净，眉目秀丽，决非久住在乡间的女子。魏徵心知有异，当即喝退左右，把这女子带进内书房去，先用好言安慰她，又和言悦色地探问她，这小孩和袞衣的来处。起初这女子抵死不肯说。魏徵说自己是皇帝派下来的宣慰使，一切事体都可以替皇上做得主，又从前做过太子洗马，凡有与先太子有关的案件，总是帮着超免的。那妇人听到这句话，才慢慢地



说出来：自己原是从前齐王府中，杨妃身边的一个侍女，名唤采苹。这孩儿是杨妃生的，也便是齐王的血统。可怜他生下地来，不上三个月，祸便发了！杨妃只生了这一块肉，知道将来小性命不保的，当晚打发了一个内官，拿了路费，保护着婢子，带了这小儿，逃到山东地界来，假扮着乡妇，在这草桥驿荒僻的地方住下。这一件袈衣，原是杨妃当时交给婢子，裹着这小王子的身体拿出来的。那时杨妃还说：‘天可见怜，俺母子有重见之日，便拿这件袈衣为凭据。’因此婢子不敢把这袈衣丢去。如今住在这偏僻地方，料想是皇上耳目所不及的，是婢子一时胆大，拿出袈衣来，在阳光中晒着。不想恰巧被大人府中的差官查见了，如今案情已破，婢子原是罪该万死，只是当初杨妃把这小王子托付婢子的时候，曾向婢子下过跪来，说不论如何千辛万苦，总要保全这小王子的性命，使齐王不绝后代。如今婢子给大人叩头，大人拿婢子去千刀万剐，都是甘心的，只求大人看在杨妃的面上，保全这位小王子的性命吧！”这侍女说罢，满面流着泪，趴在地下不住地叩着头。

魏徵看了，心中不觉感动起来。说一个无知女儿，尚知忠心故主，我枉为朝廷大臣，岂不能庇一王子，当时他便打定主意，要保护这王子的性命。将这侍女和王子收养在内宅里。又问那保护他出来的内官，如今到何处去了？这侍女说：“已在一个月前得急病亡故了。”魏徵又吩咐那差官，不许在外面胡说，如有漏泄风声，便当处以重刑。因此魏徵内衙里留养着这位王子，外间绝没有人知道。

魏徵在山东一带地方宣慰，直到这年冬天，才回京师。太宗依了魏徵的奏章，又召还先太子党羽王珪、韦瑋、杜



淹，同为谏议大夫，下诏令冯翊立、薛万彻等都得归里。一时人心大定，内外都安。独有魏徵府中，收养着这位小王子，一时不好与太宗说得。后来暗地里打听这小王子的母亲杨妃，已被太宗收入后宫去封了贵妃，得太宗万分地宠幸。

原来这杨妃，是元吉在世时候，新纳的妃子，年纪只有二十四岁，生成花玉精神，冰雪聪明。元吉所宠幸的二十多位妃子中，只有这杨妃知书识字，能吟诗作赋，元吉便十分宠爱她。选进府去，在第三年上，便生下这个小王子，取名承忠。这承忠面貌酷像他母亲，看是又美丽，又聪明，王妃两人十分珍爱。谁知好事多磨，霹雳一声，元吉被杀死在玄武门。信息传来，杨妃痛不欲生。她在阖府慌张的时候，打发侍女和内官二人，带着小王子，从后院爬墙逃出。这时看看府中，一霎时鸦飞鹊乱，独有杨妃却胸中横着一死殉节的念头，便也十分镇静，孤凄凄的一个人守在房中，正要乘人不备，寻个自尽。忽然黄门官传出一道皇后的懿旨，来接杨妃进宫去。杨妃再三辞谢，那黄门官不许，立逼着杨妃坐着宫中的香车，送进宫去。长孙皇后见了，拉住杨妃的手，再三抚慰着。原来这杨妃和长孙皇后本是亲戚，长孙皇后在秦王府中的时候，杨妃也常常进府中去探望，两人十分亲爱，同起同坐，望去好似姊妹一般，那时见了秦王，也不十分避忌。秦王心中常常想着：这样一位绝色美女，他日不知落在谁人手中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九回摇恩情缠绵杨妃失节 宫闱幽秘裴氏送儿

摇摇杨妃的美貌，任你是铁石心肠的人，见了她也是要动心的。何况太宗皇帝，是一个盖世英雄，自来英雄没有不好色的。长孙皇后在秦王府中的时候，杨妃常常在府中走动，世民每见了杨妃，总是十分殷勤。在世民的意思，原要博美人的欢心，但这杨妃却总是凛凛不可侵犯的神色。世民心中虽是十分爱慕，无奈这美人儿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使你近身不得。好似一树玫瑰花，满枝长着刺，使你攀折不得。她和长孙皇后说笑着，却又是妩媚缠绵，娇憨可怜；因此长孙皇后十分欢喜她，常常留她在闺闱中说笑解闷。这杨妃又常对长孙皇后说自己的心事，她说天下最难得的是多情人。一个女孩儿，轻易不可失身在富贵公子手里，惟天下富贵人中，最是无情。

后来杨氏被齐王元吉娶去做妃子，长孙皇后见了面，常常笑她，说妹妹不愿失身在富贵公子手中，却又如何做了俺四王爷的妃子；况且这四王爷的面貌，又最是丑陋不过的。但这齐王自从得了杨妃以后，便打叠起万般温柔，把个杨妃出奇的宠爱起来。这杨妃在齐王的姬妾中，原是年纪最轻，面貌最美，齐王便宠以专房，从此便一双两好的，和杨妃守在一处，寸步不离，在外面荒淫横暴地举动，也统统改换，竟成了一位温柔多情的男子。杨妃见齐王在她身上如此钟情，也便心满意足，把自己多年藏在心底里的一片柔情，也禁不住勾引出来，两相怜爱着。

谁知大祸临头，齐王竟遭乱兵杀死，在杨妃那时痛不欲



生，已拼寻一短见，追随齐王于地下。那长孙皇后一听说齐王已死在玄武门，太宗又要派兵到齐王府中去查抄，知道杨妃和齐王正在恩爱头上，听了这个恶消息，也不知道要悲痛到如何地步；再杨妃是一位娇柔的美人，眼看着兵士们到府中去查抄，岂不要把这美人惊坏了。因此忙打发黄门官去把杨妃接进宫来，用好言劝慰着，又备了丰美的筵席，邀着宫中的妃嫔陪伴着她，劝酒压惊。那阴妃、王嫔、燕妃、韦妃、杨美人、杨婕妤，都是太宗宠爱的妃嫔，大家都来轮流把盏，好言相劝。内中又是一个燕妃，她长着娇小身材，说话儿甜甜蜜蜜的，叫人听了消愁解闷。她和杨妃格外地亲热，拉着杨妃到她屋子里去，同起同卧，又打叠起千言万语来劝她。杨妃被众妃嫔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解劝得悲伤的心思，也减轻了几分，看看妃嫔们都和她亲热，她也不好意思冷淡了人，少不得也要敷衍几句说话，因此渐渐把她觅死的念头打消了。又想自己还有一个小王子流落在外面，不知生死如何，自己倘然寻了短见，他日小王子长大起来，我母子二人，永无见面之日，岂不害他做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细细一想，只得暂抑悲怀，偷生人世，图一个母子见面之日。

她打定了主意，便和长孙皇后说明，若要她住在宫中，须依她四件事体：第一件是要另外收拾起一座宫院，拨八名宫娥，八名小黄门服侍着她；第二件是她住在宫中，起居自由，无论喜庆事体，不随妃嫔朝参皇帝；第三件是须在宫院中设一齐王灵座，许杨妃早晚拈香礼拜；第四件是不论何时，可以出宫。这四个条件，长孙皇后当即与太宗皇帝商量。太宗听说杨妃肯住在宫中，便一一答应。当时拨一座迎



紫宫给杨妃住下。

这杨妃住在里面淡妆素服，早晚在齐王灵前焚香祝祷，祷告齐王的神灵，默佑着小王子在外面身体康健，无灾无难，母子得早日相见。那太宗虽不得和杨妃见面，但心中却念念不忘，每日打发宫娥，拿名花异果，送进迎紫宫去，在齐王灵座前供奉。那杨妃却跪在灵座前，代已死的齐王叩谢圣恩。每遇到春秋佳节，杨妃虽不出宫来朝贺，但太宗每赏赐妃嫔花粉珍宝，也照样赏赐杨妃一份。赏赐杨妃的一份礼物，却与赏赐皇后的一般丰厚。那杨妃得了这一份礼物，却谢也不谢，淡淡地吩咐宫娥收下了。每次皇帝赏赐她的衣服珍玩，她眼睛一觑也不觑，只冷冷地丢在一旁，永远不服用它。杨妃穿的用的，依旧是从前在齐王府中穿过的几件旧衣，用过的几件旧物，虽穿到破烂，也不肯丢去。非得皇后和妃嫔她的物件，她才肯收用。这情形传在太宗皇帝耳中，太宗叹着气说道：“这才是清洁多情的美人呢！”

杨妃在宫中住下了一年多工夫，太宗在暗地里用尽心计，拿许多珍奇异宝去赏给杨妃。杨妃得了赏赐，总是淡淡的，从不说一句感激的话。太宗也无可如何，只在背地里说道：“齐王一生淫暴，如今反得这美人替他守节，这真是各有缘法，无可勉强的。”看看到了新年元旦，宫中大小妃嫔，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，到皇帝皇后跟前去朝贺。独有这杨妃却依旧一步不出宫门，守着齐王的灵座，终日淌眼抹泪地伤心不住！她只在第二天悄悄地到皇后宫中去拜年，略坐了一坐，便回宫去。

到元宵的这一天，忽然日本国遣使臣来朝贡，有四百六十件贡品。里面有鲛绡宫帐两顶，是南海中鲛鱼吐的丝织成



的，薄得和蛛网一般，拿在手中不满一握，抖开来却是很大；挂在床上，里外光明，异香扑鼻。太宗皇帝看了欢喜，便吩咐收入后宫，一顶赐与皇后，一顶却赐与杨妃。从来宫中赏赐，没有人敢与皇后相同的，如今杨妃得了与皇后一样的鲛绡帐，满宫中人都替杨妃欢喜。那杨妃见皇帝如此深恩待她，反觉满面羞惭。这鲛绡帐送进宫来，那班宫娥一力撺掇她挂起，说万岁爷屡次赏赐娘娘贵重物品，终不见娘娘收用。如今这鲛绡帐，是希世之宝，除正宫外只赏赐娘娘一人，这真是万岁的深恩，娘娘若再不把这顶鲛绡帐挂起，给万岁爷知道了，娘娘不领万岁爷的情，岂不要触怒圣上。万岁爷动了怒，娘娘也不当稳便的。你一句我一句，把个杨妃说得没了主意。大家见杨妃心思活动了，便七手八脚地替她把这顶鲛绡帐挂起。

看看又到了齐王的死忌日，早几天，杨妃因记念齐王，悄悄地在齐王灵座前哭过几次。到了这一天，太宗皇帝下诏，在太极殿用八十一个高僧高道，追荐齐王。又送进一桌丰富的素席来，在齐王灵座前祭奠。这一来杨妃略觉安心，她一清早起来，全身素妆，着宫娥扶着到太极殿去拜过神；又回宫来哭拜着齐王的灵座，孤凄凄一个人守在灵座前。

正伤心的时候，忽见小黄门飞也似抢进宫来，报说万岁驾到。宫娥扶着杨妃在灵帏里面跪着接驾。院子里一阵靴声囊囊，走到灵座前站住，满屋子静悄悄的，只听得那礼官赞着礼，皇上拈过香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这一哭引得杨妃也忍不住在孝帏中嚶嚶啜泣。太宗皇帝哭了多时，左右侍从，上前来劝住。宫娥上去服侍洗脸漱口已毕，太宗便退出外室，传谕请杨妃出见。这杨妃当初因齐王死在太宗手里，把这个



太宗恨之切骨，如今住在宫中，见太宗柔情密意的待她，任你如何冷淡，那太宗总是一盆火似地向着她。这一年以来，不由得这杨妃把心肠慢慢地放软来；如今又见这位万岁爷，在齐王灵座前哭得如此凄凉，口口声声唤着皇弟。杨妃心想，却不料这皇上如此重手足之情，又怨齐王在世时候，太无兄弟之情，一味结党营私，和皇上作对。齐王虽说死得可怜，却也咎由自取。她想到这里，把悲伤齐王之念，渐渐化作怨恨齐王之心。如今听说皇上又宣召她去相见，她又怕违拗了圣旨，使皇上动怒。便略略整理，拭去了粉腮上泪痕，四个宫女簇拥着走到前殿。

只因杨妃声明在先，见了皇帝不朝参的。当时便对太宗低低衿衽，太宗吩咐赐坐，问了几句妃子近来身体如何？杨妃答谢过以后，接着太宗又说：“当初齐王在日，俺弟兄在一起，东征西杀，原是十分和睦的。后来只因受了先太子的哄骗，竟做出了这大逆不道的事体来。当时朕奉了父皇之命，捕捉齐王。朕原欲放他一条生路，却不料被尉迟将军，在乱兵中杀死了。朕至今想起骨肉之情，令人十分痛心！”太宗说到这里，不住地拿龙袖抹着眼泪。杨妃的粉腮上，也止不住挂下泪珠来。左右站着的宫监宫娥，见皇上和杨妃对泣着，便送上手绢来，请皇上和杨妃抹干了眼泪。接着太宗又说道：“我这皇弟，他千不该，万不该，和妃子千恩万爱，便轻轻地丢开手去做这叛逆的事体，自取杀身之祸。如今丢下妃子一个人，冷清清地守着节，妃子原可以对得起皇弟；俺皇弟丢下了妃子，度着这孤苦岁月，实在是齐王对不起妃子了。”几句话打动了杨妃的愁肠，可怜杨妃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成一个泪人儿模样。太宗又着意劝慰了几句，起



身出宫去了。

这杨妃回进房去，把太宗的话细细地咀嚼了一回，觉得太宗竟是一位多情天子，他如此供养着我，还句句怜惜着我。说也奇怪，自从杨妃改了心思以后，每到清夜梦醒的时候，那鲛绡帐上，度出一缕一缕的幽香来。杨妃眼中见着这鲛绡帐，便想起太宗的恩情，止不住心头微微地跳动。一个青春嫠妇，当此良夜怀恩，旧爱新情，一齐涌上心头。在锦衾中转侧着，教她一寸芳心，如何安排得下。这多情天子，从此便出奇地怜惜起来，香花供养，锦绣点缀。杨妃一向矜持，到此实再难抵抗皇上频赐恩义，她只得一件一件地领受着。太宗怕杨妃深宫凄寂，又打发一队舞女来，早晚歌舞着，为杨妃解闷。有时太宗竟和长孙皇后，亲自到迎紫宫中来，和杨妃说笑着，慰她的寂寞。杨妃深感皇帝的厚意，见了太宗也不似从前的严冷，一般地有说有笑了。太宗又体贴杨妃的心意，下诏给齐王在太极殿西面造一座祠庙，庙中专供着齐王的灵座。那祠庙建造得富丽堂皇，杨妃看了心下又是万分感激！

这时三年丧服已满，迎紫宫中撤去了齐王的灵座，杨妃换上吉服，越显得娇艳美丽。太宗皇帝越看越爱，从此一缕痴情却缠住在迎紫宫里，觑空便进宫来找杨妃谈笑。这杨妃受着太宗如此宠爱，她一寸芳心，从此也被太宗的声音笑貌占据住了。她终日寂处深宫，嘴里虽不说什么，心中却念念不忘这位多情的天子。太宗偶然有一天不到迎紫宫来，杨妃心中便好似丢了什么爱物儿一般，坐也不定，食也无味，魂梦也不安。一待到听得宫外小黄门喊喊喝道的声儿，杨妃便不觉柳眉轻舒，桃腮凝笑。她宫中的宫娥和小黄门，看了这